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楊子雲集卷

四至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

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

臣許紹錦

欽定四庫全書

揚子雲集卷四

漢 揚雄 撰

明 鄭樸 編

上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碩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

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載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

姑衍以臨瀚海俘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

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
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
以惡其彊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
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
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
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
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
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
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
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
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
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
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
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
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穉為鄰長艾相愛視覲動
精采似不為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
官朝今舉者懷報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寃舌知人之德
亮猶病諸雄何慙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

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
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輜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
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
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輜軒之使所奉言
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
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
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
縣邸銘王卬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

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鈐摘次之於槧二十

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
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誦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
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
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
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
則為抵糞棄之於道矣而雄殷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
而君與雄獨何諧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
君坐幃幙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

漢籍誠雄心之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邁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如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

唯執事圖之長監所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謹
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答茂陵郭威

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記言史佚
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
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
之類後人所增耳

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劇秦美新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

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
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恐一
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
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
而萌或黃而芽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
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嚮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
云也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

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
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
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
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
政馳驚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
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難除仲尼之篇
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
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

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
第經實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
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
而尚闕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稽堯舜威侮者陷桀
紂况盡汎埽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
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戮力咸
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擣秦政慘

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厯紀圖典之用稍增
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
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逮至大新
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渚沕
滴川流海濤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
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
爾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
創億兆規萬世奇偉侔儻詭譎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恠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
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若
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虵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
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
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亦不寐
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
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
翱翔乎禮樂之場脣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

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煥炳照耀靡不宣
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
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
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
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懷單于廣德也
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
祇庸燦德懿和之風廣彼縉紳講習言諫歲誦之塗振
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行而

不韞韞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
公先正罔不夷儀奸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
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
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帑洽侯衛厲揭
要荒濯沐而銜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梁
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
猶有事矣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
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

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可以已乎宜命賢哲作
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令萬世常
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
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咸熙荷天衢提地簠斯天下
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解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

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閤意眇指獨馳騁
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
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
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閤言崇議
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
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
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螭之
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

而上升則不能擬膠葛騰九閼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嵯嶢則不能濔滂雲而散歟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繇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

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槁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堯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
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
光壹從壹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
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
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
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
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
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
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
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
墨製以鎖缺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

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

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

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
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
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如
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凰執螭蜺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

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
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
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頓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
强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捫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
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
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時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隕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

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賢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
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子雲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揚子雲集卷五

漢 揚雄 撰

明 鄭樸 編

賦

甘泉賦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
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

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魑而扶猶狂八神奔而警蹕兮
振殷鑠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
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轕兮焱駭雲迅奮以
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儼參差魚頡而鳥旂翕
赫召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
迺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螭略蕤綏
離虓穆纒帥爾陰閉雲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

何旃旒郅偁之旖旎也流星旌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
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駟隱以陸離兮
輕先疾雷而馭遺風臨高衍之崿嶷兮超紆譎之清澄
登椽欒而壯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
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慄兮上洪紛而相
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疆度平原唐其
壇漫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茆蔭兮紛被麗其亡
鄂崇丘陵之駢駢兮深溝嶽巖而為谷逞逞離宮殷以

相燭兮封巖石闕也靡乎延屬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
唯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瞑眊而無見正瀏濫以
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眇眇而
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圯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
兮璧馬犀之璘璫金人伋伋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
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
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擢北極之嶸嶸列宿
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纚經於挾振雷鬱律於巖窅兮電

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
而絕飛梁兮浮蠓蠓而撒天左攬槍而右玄冥兮前燁
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
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
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櫓兮神
莫莫而扶傾閭閭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
而曼衍兮崦嵫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
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

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迴森肆其碣駭兮玃
桂椒而鬱移揚香芬第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鄉味
貯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
蕙與營翦帷弮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
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倭棄其剗厠兮王爾投
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倭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
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琬題玉英螭蛸
蝮獲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

釐三神者迺搜逖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
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為席兮
折瓊枝以為芳喻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
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
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阡
兮肆玉軼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迴
風澌澌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渦濿兮躡
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

妃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
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
皇天臯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
爚滄海西耀流沙北橫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觥觥秬鬯
泔淡盱蠶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燦訛碩麟選巫
咸兮呌帝閣開天庭兮延羣神儻暗藹兮降清壇瑞穰
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偁棠
黎天閭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

磔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
世亂曰崇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薊施單墀垣兮增宮
參差駢嵯峨兮嶺嶸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緯杳旭卉
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祗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
靈迟迟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并序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
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
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
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雀棲其林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大裕民
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
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漸臺太液

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
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
藥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
風之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
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
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

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
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輿楚嚴未足以為騁
乘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
王之登閱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
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
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
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恃戍卒夾道
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皇周流出入日

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
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
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
倫蒙盾負羽杖鎔鄒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
張竟槓之杲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
虹蜺為纓屬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
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闔明月為候熒惑司命
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佻路徽車輕武鴻絳獵殷

殷軫軫被陵緣坂窮曼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
騎營營眎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
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鐘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
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離廓
落戲八鎮而開闢飛廉雲師吸鼻滿率鱗羅布列攢以
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
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師虓虎

之陳從橫膠轕森拉雷厲驥駢駘磔洶洶旭天動地
岷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
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抱蒼狔跋犀犛蹶浮麋斯巨挺
搏玄猿騰空虛距連卷踔天蹻嬉澗間莫莫紛紛山谷
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蔕
藝獵蒙龍麟輕飛屨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揜象犀距巒
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闔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
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

日晏逢蒙列皆羿氏控弦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望舒彌
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蹙部曲隊堅重各
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
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
騎聿皇蹈飛豹緇噪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駢聲擊流光
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噓乎紘中三軍芒
然窮冗闕與亶觀夫剽禽之絀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
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蹙竦驚怖魂亡魄失觸

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
禽殫中哀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
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七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
替岑眩耀青熒漢女水潛恠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
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
明鳬鷺振鷺上下砰礚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
鱗蟲凌堅氷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獮獺據龜
鼉祛靈螭入洞穴出蒼梧垂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

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
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
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蠻貊如神仁聲惠於北狄
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
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
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
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

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
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但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
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
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
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
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
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
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

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長楊賦

并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網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衍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掾截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搯熊羆拖豪豬木擁搶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匱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

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
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
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
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
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
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
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慚邑

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
饑不及餐鞮蓋生蟣蝨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
皇天乃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
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垂流方垂意於至
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
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
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
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

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沅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蠶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礮輶輶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遂躡乎王庭驅橐駝燒燭蟲分勢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充鋌癥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額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隸東

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
所不綏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
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
不譚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
整輿竦戎振師五柝習馬長揚簡力狡獸校武票禽乃
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

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骸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磻之虞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

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
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黎粟
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狄獫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
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
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

蜀都賦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涇臯彌望鬱乎青葱沃
壑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川宮奠位
東有巴賔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
石磬岑丹青玲瓏卽節桃枝石鱗水螭南則有犍犍潛
夷昆明峩眉絕限崕嶂堪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
其東於近則有瑕英茵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
碧馬犀象鯁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邨連廬池澹漫
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雞北則有岷山外羌

白馬獸則麋羊野麋罷犂獬狔麋鹿麋戶豹能黃獬
胡雖獲獫狁獬狁猶毅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岾嶮迴叢
增漸重峯岾石岾崔投麋岾岾霜雪終夏抑巖嶺嶺崇
隆臨柴諸徼岾岾五岾參差蒲山巖巖觀上岑崑龍陽
累岾淮祭交倚岾岾岾岾集嶮脇施形精出偈堪嶮隱
倚彭門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岾
北屬岾岾泰極涌泉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於是乎則
左沈犁右羌庭漆水渚其匈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

洪濤溶洗千溪萬谷合流逆折泌瀨乎爭降湖漕排碣
反波逆凜礫石列巘紛蒨周溥旋溺冤綏頽慚博岸敵
呶粹瀨磴巖挫汾汾忽溶閨沛踰窘出限連混阨隧鉅
釘鍾涌聲謹薄平龍歷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康濫
遠遠乎長喻馳山下卒湍降疾流分川並注合乎江州
於木則梗櫟豫章樹榜檐櫨檣桺青稚雕梓枌梧樞櫪
櫨櫓木椶材信楫叢俊幹湊集枇枋楬北沈檣椅從風
椎參循崖掇棲涇泓溶續紛幼靡汎閱野望芒芒非非

其竹則鍾龍茶簞野篠紛鬯宗生族摯俊茂豐美洪溶
忽葦紛揚搔禽與風披夾江緣山尋卒而起結根才業
填衍迥野若此者方乎數十百里於汜則汪汪漾漾積
土崇隄其淺溼則生蒼葭蔣蒲藿茅青蘋草葉蓮藕茱
華菱根其中則有翡翠鴛鴦裊鷗鷺鸞鷖鸕鷀其深
則有獼獼沈鰕水豹蛟蛇鼃黿龜衆鱗鱗爾乃其
都門二九四百餘閭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武儋鎮
都刻削成蔽王基既夷蜀侯尚叢并石石駟岍岑倚從

秦漢之徙充以山東是以隕山厥饒水貢其獲苴竹浮
流龜磧竹石蝸相救魚酌不收鵞鵠鷄鷄風胎雨穀衆
物駭目單不知所禦爾乃其裸羅諸圃歐緣畛黃甘諸
柘柿桃李枇杷杜楮栗榛棠梨離支雜以挺橙被以
櫻梅樹以木蘭扶林禽爚般闕旁支何若英絡其間春
机楊柳裊弱蟬抄扶施連卷麕羆塘蜨子鷗呼焉爾乃
五穀馮戎瓜匏饒多卉以部麻往往薑柅附子巨蒜木
艾椒離藹醬餘清衆獻儲斯盛冬育荀舊菜增加百華

投春隆隱芬芳蔓茗熒郁翠紫青黃麗靡螭燭若揮錦
布繡望芒兮無幅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紉緹經縵縹緣
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成衽
阿麗纖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簫中黃潤一
端數金雕鏤釳器百伎千工東西鱗集南北並溱馳逐
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隱軫幽輶埃穀塵拂萬端異
類崇戎總濃殷旋闌齊咭楚而喉不感槩萬物更湊四
時迭代彼不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贍蓄積備具若夫

慈孫孝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豫齊戒龍
明衣表玄穀儷吉日異清濁合疎明綏離旅乃使有伊
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羹江東鮑鮑隴西牛
羊糴米肥猪麋鹿不行鴻臚獐乳獨竹孤鷄炮鴉被紕
之胎山麋膺腦水遊之腹蜂豚應鴈被鵠晨鳧戮鵠初
乳山鶴既交春羔秋鯽膾鮫龜肴杭田孺驚形不及勞
五肉七菜勝獸腥臊可以練神養血睡者莫不畢陳爾
乃其俗迎春送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泄澳觀魚

於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迎夏之陽侯羅司
馬郭范晶楊置酒乎榮川之間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
延帷揚幕接帳連岡衆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緣之畫邠
盼麗光龍蛇蜜蜨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昔天地降
生杜鄩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其
聲呼吟靖領激呦喝啾戶音六成行夏低徊胥徒入冥
及廟喑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跣馭應聲其佚則接芬
錯芳檐粘纖延躑淒秋發陽春羅儒吟吳公連眺朱顏

離絳脣眇眇之態吡噉出焉若其遊息魚弋卻公之徒
相與如平陽類巨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
船競逐偃行撇曳絺索恍惚羅置彌解漫漫沕沕籠睢
睢兮霖布列枚孤施兮纖繁出驚雌落兮高雄蹙翔雖
挂兮奔縈畢組飛膾沈單然後別

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
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

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乃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
乘掉犇星之流旃躡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玄旄揚左
纛被雲梢奮電鞭駉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
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趯千乘霆亂萬騎屈撓嘻嘻
旭旭天地稠敷簸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警跂魂負
沔河靈矍跼爪華蹈哀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
靈祇既鄉五位時序綢緼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
步周流容與以覽庠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

龍門灑沈苗於谿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六觀而遙望
兮聊游浮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畊瞰
帝唐之蒿高兮眎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
睨垓下與彭城濺南巢之坎坷兮易幽岐之夷平垂翠
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嶢雲靈靈而來迎兮澤滲漓
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滌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
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
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比功建乾坤

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
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據頌隳於穆之
緝熙兮過清廟之雖雖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
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逐貧賦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
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
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

砂居非近隣接屋連家思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
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
皆稻梁我獨藜餐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
不樂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
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
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
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
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

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
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
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
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
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

聲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
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
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太玄賦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
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
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
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

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
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
炳翠羽嫩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
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
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
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
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
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
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庭兮騎驊騮以
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
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
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
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
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
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檄靈賦

節文

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化古不覽今名號迭毀請以詩
春秋言之

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奮搏無端

騷

反騷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僑兮流
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波因江潭

而淮記兮欽弔楚之相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
離紛紛纍以其渙忍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
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
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欂
櫨以為綦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齷資媼娃之
珍髣兮鬻九戎而索賴鳳凰翔於蓬階兮豈駕鵝之能
捷騁驊騮以曲躋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
緩猷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

而不早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
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
麗佳知衆嫔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
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
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煜煜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
慶天賴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
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
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

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
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鳳騰而不屬
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
楫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楮以要神兮又
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纍既攀
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鸛鷀之將鳴兮顧先百
草為不芳初纍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鳩
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霓之旖旎兮望崑

崦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
車之幽藹兮馬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
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歎
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
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
父之鋪歎兮潔沐浴之振衣棄由眊之所珍兮蹠彭咸
之所遺

頌

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
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
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
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
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
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
厥後

揚子雲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揚子雲集卷六

漢 揚雄 撰

明 鄭樸 編

箴

百官箴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

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
糜沸炆汙如湯更盛更哀載從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
替趙魏相反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
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予隳六國奮矯
果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

絲紆紉濟漯既通降丘宅土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
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雝雝祖已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
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
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
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有國雖久必畏
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歔厥居為墟牧臣司
究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恠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于齊厥土塗泥在丘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瀦有

羽有蒙孤桐蟪蛄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
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格沈湎于酒而忘其
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于瑯琊姜姓
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丘山本在萌
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既潯陽烏攸處橘柚羽貝瑤
琨篠蕩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

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躋於垤莫躋於山咸跌於汙莫跌
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
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
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大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
大伯無祚周室不匡勾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
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
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
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
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
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
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
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
告執御

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臬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王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鮪
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隕禹道江沱岷嶓啓乾遠近
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
飽帝有桀紂酒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續爰周受命
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
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
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閭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
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
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哀微秦據以戾興
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
西荒南排勁越北起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
忘危盛不諱哀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阮幽都戎夏交徧伊昔唐虞實
為平陸周末苻璆追于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六國
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
壇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
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哀不可或
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傍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

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
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
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亂斃于
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
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
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

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于季報遂以滅
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
遂臻黃支抗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
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
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光祿勲箴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闥限以禁界國有周衛民
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歧昔在夏殷桀紂淫酒特牛

之飲門戶荒亂郎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或鼓或
鞀忘其廊廟而聚夫逋逃四方多罪載號載呶內不可
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
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堦以
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各保
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

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戶廢其職曹子標劍
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
閭樂矯搜戟者不誰尉臣司衛敢告執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巡
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失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
孔夏四驥孔昕僕夫執絛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惟
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昔有淫羿馳騁忘歸景公千駟

而淫於齊詩好牡馬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廢焚問人仲尼厚醜孟子蓋惡夫廢多肥馬而野有餓
殍僕臣司駕敢告執阜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
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五刑
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觚周輕其制秦繁其
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市昔唐虞象

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于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則是剗無云何害是剗是剖惟虐惟殺人莫余奈殷以刑顛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謁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垓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畫為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級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人失其材職反其官案察荒耄國政如漫文不可武

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脗而忘其宗緒周譏戎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魂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
施厥食厥僚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
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
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
而東作不敷膏腴不獲庶物並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
陵遲衰微姬卒以痒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有海
內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絲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帑祁
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其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
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而象箸
以噬至於耽樂流湎而姐妹作祟其察不御不恢夏殷
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圖未嘗
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君司共敢告執觚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寢賊如

虎有牙如鷹有爪國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萑萑動作
宜時用之不理實反生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其仁
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堯咨虞舜惟
思是尚吾臣司金敢告執璜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
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夏卑
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而帝業

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家春秋譏
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
不仁秦築驪河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棖題是遂
毋云我富淫作極遊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
敢告執猷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盤石唐芒襲險重固國有城溝家
有析拒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

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上世有殷有夏癸辛不德而設
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可德少而
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德而四海永
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垂尉臣司城敢告侍階

上林苑令箴

芒芒大田芄芃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污數禽
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咸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昔在
帝舜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豬不顧於愆卒遇

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麇鹿攸伏不如德至衡
臣司虞敢告執指

司空箴

普彼坤靈侔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空
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牧綴以方侯烈烈
雋乂翼翼王臣臣當其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七賦以
均昔在季葉班祿遺賢培克充朝而象恭滔天匪人斯
力匪政斯敕流貨市寵而苞苴是鬻王路斯浮孰不傾

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寔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班
于羣神我祀既祇我染孔蠲匪愆匪忒公尸攸宜弗祈
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葛為不
弔棄禮慢祖夔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臧文不寤
文隨太室桓納部賂災降二宮用誥不桃故聖人在位
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恃巫東隣之犧牛

金文四庫全書
卷六
不如西隣麥魚秦殞望夷隱斃鍾巫常臣司宗敢告執
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敕百工命作齋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出
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明我
聽云聰載夙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風動
于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易稱不密
則失臣兌吉其和巽吝其頻書稱其明申申厥鄰昔秦

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殞身一奸愆命七
廟為墟威福同門牀上維辜書臣司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脩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各
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于德音而思
皇多士多士作楨維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芮質成公劉
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昔聖人之綏
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王之易易大

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秦作
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夫術士詩書是泯家言
是守俎豆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尼不對問陳而瑚簋
是遵原伯非學而閔子知周之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
賓

太官令箴

節文

時惟膳夫實司王饗祁庶羞口實是供羣物百品八珍
清蠲以御賓客以膳于王

太史令箴

昔在太古爰初肇記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唐虞乃
命羲和欽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羲和不令酒時
亂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為難夏氏黷德光明神
不燭

酒箴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
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徽一旦重礙為

嘗所軀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
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
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誄

元后誄

新室文母太后崩天下哀痛號哭涕泗思慕功德咸上
輅誄之銘曰惟我有新室文母聖明皇太后姓出黃帝
西陵昌意實生高陽純德虞帝孝聞四方登陟帝位禪

受伊唐爰初胙土陳田至王營相厥宇度河濟旁沙麓
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
成孝順皇姑承家尚莊內則純被後烈丕光肇初配先
天命是將兆徵顯見新都黃龍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
帝承祚惟離典經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天墜大終
不盈文母覽之千載不傾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聖作
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徵立中山庶其可濟博采淑女
備其姪娣覲禮高禰祈廟嗣繼靡格匪天靡動匪地穆

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
侯王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友屬靡有遺荒咸被祚
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聖上下兼該羣祥衆瑞
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
平天折百姓分離祖宗之愆終其不全天命有托謫在
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
移屬在聖新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承命亦傳于黃
攝帝受禪立為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衆漢廟黜廢移

定安公皇皇靈祖惟若孔臧降茲珪璧命服有常為新
帝母鴻德不忘欽德伊何奉命是行菲薄服食神祇是
崇尊不虛統惟祇惟庸隆循人敬先民是從承天祇家
允恭虔恪豐阜庶卉旅力不射恤民于留不皇詭作別
計十邑國之是度還奉于此以處貧薄罷苑置縣築里
作宅以處貧窮哀此嫠獨起常盈倉五十萬斛為諸生
儲以勸好學志在黎元是勞是勤春巡灞漘秋臻黃山
夏撫鄠杜冬卹涇樊大射饗飲飛羽之門綏宥耆幼不

拘婦人刑女歸家以育貞信玄冥季冬搜狩上蘭寅賓
出日東秩暘谷鳴鳩拂羽戴勝降桑蠶于鹵館躬筐執
曲帥導羣妾咸循蠶族分鹵理絲女工是敕遐邇蒙祉
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成類存生秉天地經無
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世奉長壽靡隳
有傾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嗚呼哀哉以昭鴻名享國六
十殂落而崩四海傷懷擗踊拊心若喪考妣遏密八音
嗚呼哀哉萬方不勝德被海表彌流魂精去此昭昭就

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
伊銘嗚呼哀哉

連珠

一

臣聞天下有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
豐遂無有天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子之樂也聖明
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衆臣之
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

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紀記

琴清英

凡節文

蜀王本紀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折灌魚易俾明是時椎髻左衽
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四千歲次
曰伯雍又次曰魚尾尾田於湍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
出天墮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為宇妻
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移居郫邑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庖兒畔禹母吞珠孕禹圻埸而生於縣塗山娶妻生子啓紀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蜀王記

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為牛便金蜀王發卒開道合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琴清英

凡四

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姁嫫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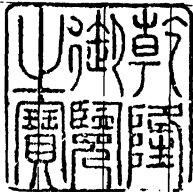
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
邃宇連屋重戶膏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
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於此者乃可
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
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舡人聞而學
之吉甫聞舡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雉朝飛操者衛女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日中
道聞太子死問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畢不肯歸
終之以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
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為雉邪言未卒俱飛
而起忽又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闕

訓纂 家謀 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 綿

竹頌 廣騷 畔牢愁



揚子雲集卷六